



舜水先生文集

書

四

和装本

特別

^20

2682

5





20
2682
5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六

與安東守約書十二首

冬春之交。兩次附書。並拙稿七篇。聞兩舟俱至。定應久塵記室。此時遠近傳聞。藩臺不日推賢進士。為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



舟楫也。何曰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
貴國。因歲冬歲春時有不測。擬於夏間附舟
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亦緣虜與盜
充斥。思明故至盤石。聞林門亦有洋船。解不
得達。一入營中。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
日與藩臺艦舳相銜。誼不曰一刺通名字。或
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却。自安愚分而已。
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
滿夷斷脛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

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關若雷。逆虜扼江
而守。列炮如星。馬王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
虜騎所稱驍悍雄者。殲夷畧盡。大酋管効
忠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
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
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
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伯謂虜在目中。
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
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復貪

安小先生文集 卷六
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
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
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
自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
蒿目。目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
驛。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
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真可大慟。今退守舟
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
則轉敗為功。直唾手間耳。幸總督忠靖伯陳

燦老。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老。雄豪
激烈。吐氣吞胡。况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分
陝猶興。文武同心。豈不足。目復高皇哉。瑜欲
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
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
乞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目明夏。復過
長崎。不獨羊裘釣魚。無可相助。為理。即畫荻
城合州。何能仰答。余大將軍也。目足下情。誼
惓懇。故叙前後事情。而並及近日勝敗之形。

不倫不次。統希涵鑒。無限依依。崑瑛來夏握。

手細言

今按。此書稱藩臺者。非稱守約。據圍瓜州。降鎮江。至南京。而大敗。及總督忠靖伯陳燦老等語。蓋寄國姓爺鄭成功書。而目足下情誼。目下乃寄守約語也。

二

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駃。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及庶人。無不曰為喜。惟學者則曰為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

茲。百年止。是鄉人。何時可及。舜若能繇晦而明。繇剥落而發生。則三陽之泰。亦足曰為法已。賢契茂明進盛。芳春百卉。故舉此曰為燕賀。他惟有志者幾之。不足為庸俗人言也。尊公老先生新禧駢集。此乃斑衣之慶。不佞雖藉庇粗安。朝夕之需。復塵遠念。惟是秉燭之光。疑無幾時。儻得與賢契及諸英俊。大明斯道。則亦不虛此生。古人曰。功崇惟志。志則崇矣。而功不副。奈何。左傳者。漢時曰為大經。

漢史稱公車貼大經十道即此也。用呂啓迪後生最為近而有益。前書已曾奉復諒已入覽。羽便聊布數字。不宣。

三

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惜乎不知文理。不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為妙。來時須携一通事來。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佞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

常一顧。此日完翁作通事。不能達其詞。而意則可知。緒方兄又云。每見不佞。必服袴褶。有緊要事時。亦必撥冗相見。故亦不便屢往。賢契此來。疑無不相見之理。揣鎮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聲談。而不佞亦欲賢契相見。得備言所且。不然黑川公雖甚愛不佞。終不能知其詳。舊冬所託圍屏六幅書上。外守元格言二幅。文宣王牌一幅。並寄希炤收轉致之前。漢書歸自京師。真合浦之還珠矣。甚喜。如數

領到。當爲批閱。惟不令句讀爲不可解耳。韓柳文未得其人。言之屢矣。有便即寄還石碑。圖既知螭首及鼻鼻矣。碑身僅一方石耳。厚七八寸。且至尺四五而止。兩頭作牡。且納上下。牝中。碑陰或磨礪。或粗質。皆有之。長短視碑文之多寡。無定數。無可圖也。四週各勒二道。相去二三寸。小者餘中勒花卉。大約纏枝牡丹。纏枝蓮爲多。韓文公平淮西碑。碑高三丈。文字如手。除去螭首及鼻鼻。則碑身亦不下

於一丈七八尺。大明碑之極小者。連首及趺亦必一丈四五尺。其廣大畧三尺至五尺而止。長短濶狹。貴於宜適。近著訓蒙集。誠有益於學者。何謂無益之事。當留意速成之外。韓柳文三封。共十八本。並寄。惟炤收。

四

改歲已來。未得手書。兩日連有人至。知賢契近日動定。甚喜。且詢知尊人悅豫康寧。此小子之至樂。又聞隣境士至江戶。皆盛稱賢契

之名。所謂顯親揚名也。前有江戸僧人至。屢
屢傳說。亦俱如此。惟願益加勉勵。修身讀書
爲貴國開闢第一人。不佞亦藉手。且與榮施
矣。君臣相得。人生大願。然處之有道。而得之
有命。盡其在我之誠敬而已。不須急急也。前
且賢契之素行。觀之。必無不得君之理。今果
然矣。但君臣相悅之深。益宜事事敬慎。若有
心不盡。一味逢迎。所喜不足。且爲後日長久
之計。惟小人容悅之故。智爲然耳。非賢契之

所爲學也。非不佞之所望於賢契也。七十行
役之說。屢承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
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
奉盈。猶來姦人讒賊。萬一真足。且自汚洗之
亦不白矣。可不懼乎。詳味來意。意欲權買一
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
正問之。已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
止年十二。甚小。不解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
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思不能自

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險惡亦不佞之過也。孔子贊無書中庸四語之理。全章尚不能盡孔子多為模擬之辭。豈四語足已盡之。已為別作一贊。有暇而無病。即當書寄。且不佞不能作八分書求人書寫而不佞自署其名。此有生已來所不為也。記跋于首希炤入。

五

昨健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

欲不來則又恐不佞見怪。已此躊躇不能委決耳。其實欲來之意甚切也。健翁聞之獨詳如此。是賢契之於不佞猶有未能盡知之處也。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霽月自信無纖毫雲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已不佞欲見之心誠思且夕旬日別去。反增悵惘。已賢契力有不能。遲遲無妨也。萬萬俟其便而為之。不可勉強也。無人乎子思之側。必不能移。子思不足為慮。特慮

子思之側。皆伐木削跡之徒。深足為子思危也。然孔子之於蘧伯玉。相去欲千里而相信益堅。其於陳亢。日夕相接而論議如此。故不在於遠與近也。不能縷縷統容再悉。

六

前月大風為災。第一惟敝廬足憂。賢契世居城中。亦懼斯害。誠非意料所及。廿八日晝。謂是門及盛使。屋耳完翁至。謂賢契所居皆倒。而如珠謂是欹斜。欹斜尚可。若傾倒。豈貧士

所堪。便中希詳示之。欲遣僕人。揣候緣數。日來復憂海溢水湧。則故居必致坍塌。雖是劉伶安豐伯仁輩。所謂渡江來日。在醉鄉。猶幸及其醒時。少藉其力。故不能遣。益切懷思。屏已書上。真字格言六幅。行草六幅。格言目存心。養性修身齊家敬君治國為目。皆粗粗淺近。不取深奧。亦是卿大夫語。不為信。今按此。誤。嘗曰存心養性者。少異於正心誠意。而大別於明心見性也。養性六戒。恐賢契一時遺

愛小先生文集 卷六 九
忘今錄上。又大字草書屏十二幅。又令高徒
久敬緝書。宜聖牌一幅。幸查入。分致之。諸容
再悉。

七

來貴國伴居。其便有四。日夕相親一也。省無
益之雜擾二也。惜精神省費三也。可免人尤
四也。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莅任。
賢契雖極慎重。尚須事事斟酌。侶當先煩清
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

國君致書為安。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
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
則新政之初。必大不樂。是於賢契有損也。不
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旨為
情。故須慎而又慎。日前清田翁在健老人處
慨然言之。亦旨此。自任及今。連候三四次。寂
無一言。故有可疑。賢契尚須再寫一書。問確
而後行。萬勿輕舉。鮮煙生。劈手親漬鹽。德公
乃為林宗作粥耶。何旨消之不盡。

八

一月不得手書。不知何解。懷念之極。此間欲寄書託江口氏者。將二十日矣。尚未得其便。亦不得其解。或江口氏曰。不佞不肯住庫中。故爲此。曰作難耳。抑許時竟之往還者耶。大凡處事。須先曰禮。裁度而後發之於言。原思爲宰而辭粟。裴炎作相而辭堂饌。賢者至今非之。云不能則當辭。宰辭相不當辭。粟辭堂饌。此論誠是也。賢契十六奉君之言誠過也。

彼時不便之者多矣。而不能發之於口。今日此言報復賢契耳。故高潔之行可爲也。高潔之言不可爲也。若夫有關於衆。雖高潔之行亦不可爲也。昔者韓宣子爲司馬。將斬人。卻獻子爲元帥。馳救之。而不及。使速曰。狗曰。吾曰分謗也。此意可深長思矣。前言駟馬不可及。不佞之所曰諄諄言之者。爲後日耳。賢契近君。凡有妨於衆之言。一字不可出口。且每事當顧大體。不得市私恩。慎之。慎之。若不佞

加_レ二繳還_セ此極易事。且理所宜然。若夫賢契
總_テ扣_レ之。是不佞食其六。而賢契食其四也。半
俸之言又戾矣。又必無_レ之理。俟江戶示到。速
速寄_レ我。即當_レ設_レ處奉納。諸再悉。

九

賢契盛情。不佞實深感激。但賢契有厚祿而
爲_レ之。亦自不妨。今在清淡之時。養廉又不豐。
前日屢見論。不佞深切惶媿。更加憂懼。若能
相與有成。將來爲人傳誦。則後來人人發憤。

向學。其父母亦尊師重傳。儻不能有成。後來
反_テ貽_ニ他人口實。今不佞亦不敢辭。賢契所言
盛意。辭_レ之。則日用無_レ旨爲生。不佞之意。但欲
覓_ニ數畝之地。住_レ此灌園。頗足自給。不_レ交_ニ王侯。
不_レ涉_ニ世趣。亦自高尚。賢契來則與_ニ尚論_レ古人。
考究_ニ疑義。酌_レ酒談_レ心。更無餘事。如此則科頭
敝衣。閑閑十畝。萬一有_ニ貴公長者_レ枉車來顧。
則飯_ニ脫粟。摘_ニ園蔬。笑談_レ半日。亦有_ニ佳致_レ。所得
足_レ供_ニ衣食_レ。則賢契之所惠。自可_ニ逐漸_レ而減。儻

有盈餘。竟不必復煩盛心矣。不然。或他處有
好學者。同爲之。則稍輕而易辨。賢契聲氣既
廣。必能知其淺深。但恐貴國如此盛舉。絕少
耳。

十

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賢契歛
然不足。大爲推重。虛心好賢。此更賢契美德。
然賢契豈遂出其下。評駁數端。言言中窺。聞
之自應心服。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刺沐猴耳。

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
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
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口鼻宛然。
毛髮咸具。不佞亦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
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佞之
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
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
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鬪於口角之間。
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

屋下_ニ架_ス屋_ヲ哉。如果_レ聞_ク其欲_ス來_ル賢契_ヲ幸_ニ急_ニ作_テ書_シ止_ス之_ヲ。若_シ一_ニ成_ル聚_ル訟_ヲ便_ニ紛_ニ然_ル多_ク事_ト矣。此_ハ是_レ貴國_ノ絕_ニ大_ニ關_ニ頭_ト。萬_ニ勿_レ視_ラ泛_ニ泛_ニ也。其人_ハ年_ハ幾_ク何_ク矣。世間_ニ淳_ニ誠_ニ謙_ニ厚_ニ更_ニ有_ル如_キ賢契_者一_人否。不_レ獨_ニ貴國_ノ即_シ中國_亦在_ル所_ニ必_ニ無_ク也。若_シ果_シ來_ル不_レ佞_ニ當_レ且_レ中_朝之_處徐_ニ鉉_者處_ス之_ヲ必_ニ不_レ與_レ之_ヲ較_レ長_ク絜_レ短_也。棺_ヲ製_成希_ニ即_ニ寄_シ示_ス有_ル未_レ工_處尚_ニ當_レ訂_定也。

十一

賢契_ヲ兩_ニ次_ニ過_テ長_崎探_レ我_ヲ。五_月初_{十日}。無_レ故_堅

意_欲回_ス有_レ恙_亦留_テ之_ヲ不_レ住_致有_レ前_日之_疾。疴_羸困_憊心_ハ甚_ニ憂_フ之_ヲ未_レ知_目下_何如_{。腹}痛_泄瀉_{。豈}堪_ニ久_レ而_不止_{。久}則_脾泄_矣。惟_加意_調攝_{。蚤}痊_速寄_レ我_ヲ知_之前_言江_戶寄_レ書_極便_云每_月兩_次飛_報別_來五_{十日}矣。豈_遂無_レ一_報耶。不_佞於_{七月}十_{一日}到_東武_{。因}冒_暑致_疾。十八_日見_水戶_上公_{。禮}貌_甚優_{。上}下_俱已_申飭_{。肅}然_可觀_{。次}日_蚤即_令儒_生小_宅兄_到寓_致謝_云昨_日有_勞誠_恐受_熱相_公心_不自_安特_令

安ノ先生ノ集 卷ノ六 一〇
某來致意。此禮甚好。又云不佞老人有道。朱
魯璣乃字也。不敢稱。欲得一庵齋之號。稱之。
不佞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今已將舜水爲號。
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來大名公。多有此等。
如瞿昆湖馮巨區王陽明。皆本鄉山水也。今
撥住中房。修理完日。入屋。十九日。上公奉命。
就國來。月初三五啓行。即日已畫圖遣去。復
造房於水戶。房屋完日。不佞復當至水戶。居
住。明年夏秋。方得回江戶。一別之後。遂與賢

契如此。遼濶。人生之事。何可意料。上公大約
有下建學校之舉。入境日來。德譽日隆。未聞疵
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必得款語。方可
及於他事。奈適逢其匆匆。尚須異時也。觀三省
省一事。如此。溫言相答。必非不好士之君矣。
三省近來頗跳躍。不循禮。小兒難馴。易敗。故
須重慎也。且看後來何如耳。時下令寵已當
彌月之期。既得佳兒。即當速速於貴國主處
附信聞報。仁者有後。不ト可知。然亦須一聽。

佳音也。並將貴恙何如。詳細寄我。外來往書稿三篇附覽。移房之後。或者少閑。然初到往返。必不能已也。尊公不另書。幸藉賢契。詳悉奉聞。

十二

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內云頃讀聖賢之書。反已求之。可媿者不一。此是好消息。後復云一念之差。幾為百行之謬。及大自懲創等語。甚為駭愕。賢契曰。沉潛純粹之資。學問大端。

俱已。有獲。或者為宵小所欺。不能炤察。則有之。或者過誤。則有之。何至有一念之差。此必有所指也。丈夫但不媿於天。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穎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摭拾莫須有之疑。遂為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何曰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或惑其言者。或者貴州數人而已。前江口到柳川。見賢契。

亦稍有媿悔之心。否。或欺天遂非。猶尚自文其過也。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縷。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一也。且不佞居於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其爲煩瑣二也。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曰

益之。三也。其他僮僕乏人。手長袖短。班荆非禮。傾蓋無資。又不在此數。賢契幸婉辭之。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也。且又無益。萬萬不須務此。杜詩不必更寄。鄭傲老書已致之矣。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一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七

答安東守約書二十一首

十月十七暮得翰教。雖傳命者失指。亦應作書奉答。緣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曰聖學自勉。三者鴻文惠教。辱命丹鉛。此真手披荊棘。

舜水先生文集 卷之七



力闢草萊。而欲奮然身任絕學。彼時修改行期於十九日。而不肖行李事事未辦。大爲倉皇。次早即送文籍書札於通事所。公同封驗。無論此夜力有不能。即力能及之。亦如涉者獵者。一閱而過。漫作游辭讚揚。雖無失於應酬之數。然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義。而深絕貴國真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況古人之書。有經年不答者。有三數年而後答者。足

下好古。有獲必不。且瑜言爲飾說也。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于絕域。然而且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即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類。正且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且爲禮。襲不義。且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爲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

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疵。鬪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自進於學哉。雖然中國之人亦與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躡出其來者。非負慝姦。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上為韻高者。鏤月露之形。自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李宜乎貴國之

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情奮發。率德勵行。殫精六藝之圃。評騭羣賢之林。且此躬行。且此淑世。本來識見卓越。絕不為流波所靡。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寧區區由余之拔於我。而陳良之產於楚哉。讀來教。踴躍健羨。元定真吾老友。而乃謙且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世不聞且仁義禮樂為宗。况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牙之聖。不過於周

愛水先生文集 卷七
公嘗爲文武之師尚父賤卒之智不逮於安
平君亦爲田單之神師此其中未必無意焉
英材教育古人樂得至此之天倫無恙名德
允孚又曰王天下不與存焉亦慕乎重且大
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
之誠迫于饑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
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歲冬歲春俱
非百全之舉國主國藩遠在南北不肖一見
之後即當告辭擬於明夏耑來貴國與足下

橫經往復互爲開發萬一敝邑傲天之幸乾
坤再造亦必特奏當宁備陳貴國之忠誠明
信敬來修睦當與足下相見於玉帛之壇暢
論聖賢傳心之秘必不虛今日懇懇之誠且
夫貴國家詩書戶禮樂士興行俗醇美與中
國世世通好若漢趙之交豈非儒者之一事
哉雖然不肖迂拙樸樾必不能毀方呂希合
事正未可知也細閱諸作志大而任重憂深
而慮遠尚論古人卓有獨見退自斲策刻不

容弛。詩序雋雅警拔。時時不失本初。饒有風人之致。然品隲不無太過太刻之弊。文文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肖亦亟稱其忠。至於天下萬世之稱其忠者。雖繇其死節安詳。亦由正氣之歌。伶仃洋諸詩。及告墓之文耳。乃若稱之為聖。則過矣。身為總帥。未建尺寸之功。北歸而誤中虜計。幾為李督府捕斬。嶺表再俘。過廬陵而復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劉堯舉有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何忍冒蓬

生麻中之嫌乎。事已無可如何。乃思黃冠歸故鄉。何處是其鄉邦。何途是其歸路。他若道生佛生。呂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畧其小疵。取其大節可也。猶未若張世傑者。一主死。復立一主。匪躬不懈。枹鼓不衰。其弟張弘範為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號令迅。風雷指麾。搖山嶽。間諜日至。游說萬端。凡人至此。豈不動情。宋必不可為。蒙古必不可滅。豈不熟揣富貴與窮蹙相形。招撫與潰敗相逼。而且轅

門相向。而且饒角簫鼓。日夕相聞。自非鐵石
爲肝。未有不_レ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_レ畏死亡。
樂_レ貴富。誰肯_レ委肉。且當_レ餓虎之谿。日夜裏創
力戰哉。此必有_レ大過人者。卒_レ之。國亡與亡。終
不失_レ臣子之誼。終不使人_レ纖毫疑貳。精忠貫
日。豈不_レ誠大丈夫哉。至若_レ陸象山王文成之
學。事煩楮短。不可_レ得_レ盡。當於_レ面時詳悉。不肖
到此。自餘酬對紛雜。舍館未寧。答言不次。統
希_レ炤鑒。

二

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權。今古爲古今盛
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尚在江戶。便已_レ搯腕及
發來緘。復知足下_レ日國典攸關。不能_レ出境。遠
引_レ季任處守爲例。此是國家憲章。豈容_レ踰越。
但揆_レ之鄙人。大拂_レ初意矣。雖然。使_レ不_レ倭與足
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
貴國世世和好之窾。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
均於_レ此基焉。所係豈不_レ重。且大誠_レ非人力所

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尚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且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即使必來貴國。如今月十六。舟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頭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人喪膽。不佞雖安詳不亂。然亦何能自保。必生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

之水中。不佞並不與舟人一言。所曰退之之故。今欲奉聞。潑懼涉於怪誕。不欲形之筆札。面時或可及之。如此則安危未可必也。尚可望後期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造化播弄顛倒。往往如此。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

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承諭序文容閱稿。竟構上厚儀。領謝外。具不腆引意。惟祈鑒涵。

三

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為明為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為憂念。賢契喫緊之致。未嘗不心誌之也。不佞欲與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

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為。欬歔之際。仍為慰藉。中國呂制義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呂八股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藉此干進。彼尚知仁義禮智為何物。不過鈞濶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真學問也。不佞父兄俱緣此得科甲。豈敢自鄙其業。但實見其弊如此。然科甲之中。時或有人。先父鄉試房師鄭諱鄂。四川闕縣人。為蘇州府推官。十一年。署府印者九年。歿於官。先君為之視

其含殮。其匣筭所存。止銀貳兩七錢。其清節如此。家兒大座師宰相賀對揚先生。諱逢聖者。湖廣武昌人。事親至孝。居鄉平易。流賊焚掠武昌。殺戮最慘。藩王被屠。環賀相公之居里許。不容一人蹂躪。然此千百中得一。無救於敗亡。縉紳貪戾。陵遲國祚。豈非學問心術之所壞哉。故其四書五經之所講說者。非新奇。不足駭俗。非割裂。不足投時。均非聖賢正義。彼原無意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至

若註脚之解。已見別幅。即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我冠廣袖。優孟抵掌。世目爲笑。是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糧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此孔孟程朱之靈之所鍾。豈

呂華夷近晚爲限。幸惟極力精進。呂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至若呂不佞爲程朱不佞問學荒陋。文字麤疎。豈易當此賢契求師之專。故呂未侶之有若爲侶也。媿極媿極。如文文山先生。不佞學不足。呂方之。而志節未敢少遜。但歷履更難。勞悴更甚。而均一無成。惟高明能知之。奈何自比之畫龍哉。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明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

當在來月初旬。近日病甚。序文自當構上。毋煩再四。疑問數條。逐一割悉。來儀疊疊。不敢祇承。吾輩意氣相期。享不在物。藉手完上。惟希炤存。

四

佳作二本。并前年三軸。批定奉上。其人去已五日。昨暮使者至。知尚未到。大約途中阻雨。不能進行。兩日內定已入覽。復授來稿。燈下閱竟。完趙。但嫌過於真率耳。近日及門之徒。

粗知作文。則先生長者。競爲虛譽。況賢弟未嘗晤接。而才識絕倫。逸羣筆削。則削雖有知我。寧無罪之者哉。且賢弟虛衷真切。不忍相負。寧冒誕妄。焉敢欺僞相酬。數日內當事促行。甚急。奈何。不肖無寸絲尺帛。亦與諸商貿。貿往來。真大可笑事。疊承佳惠。又且知愛。不敢却。拜登增媿矣。儻終不得一晤。則此來。但爲徒然。悵惘無極。

五

讀來。翰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且身率末俗乎。抑將且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即貴國亦在勾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且斧斤剝斲之也。前者糧莠長畝。嘉種間生之說。已殷殷危之。豈尚忽視之與。譬如人膏肓之疾。疴羸不支。近幸少有主意。且當寶吝精神。調和糜粥。明知一豎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俟其元

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且梁肉治之。且藥石。宜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且將絕之息。與一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且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足下任蕃武之譏。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橫決之憂。足下罹卓紹之咎。千古以來。惟玄圭之功。為不磨也。昌黎功侔神禹。當時亦不肯。且口舌相爭。萬希高明留意。子厚文雄奇磊落。足且庶幾。昌黎要我胸中自有主裁。何必忌其

形跡。聖賢之學。惟患不好。既好之。隨其質性所近。必將有得。且未能為歉。聖學有不備一語。直透狂夫心髓。的的如是。韓文貳本壁上。并述畧壹部。不佞力疾數日書此。封誌二十許日矣。因無便。竟不得寄將。此外更有一書。臨發遲疑。遂復留取。賢契幸詳覽述畧。若必欲得此書。可遣一急足取去。儻在可否之間。俟駕臨面致之。未晚也。

六

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至於賢契之祿。辭尊辭富。酌古準今。甚為得宜。貴國君勸賢大典。何有一毫涉於不義。中國授室大夫君子。皆有矜式。豈獨媿此數十鍾哉。但中分其祿。日瞻不佞。不佞當之。內媿於心。故欲圖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日自給。若在他所。倍之而後足。除納官糧之外。衣食自有餘饒。在不佞有桑者。間間之況。於賢契有師友麗澤之

益事。為可久傳之後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日為美談。故相對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也。若夫忠孝之性。賢契得之。天植。又能尚友古人。日發明之。真足使人宗師。不佞何敢居然居其功。至衡量君父之誼。其言但為太過。獨願天下之學者。皆有此心。皆有此言。則既絕聖賢之道。一旦振興於貴國。此今日中原九州之所不及也。來書十讀。不忍釋

手。真摯之情。溢於言表。來儀已敬登謝。不佞
鹵莽荒廢。留住日本。誠為賢契錯愛之過。豈
能有絲毫益於貴國。及聞貴國君暨諸公卿
大夫。俱為大喜。或炫於傳聞之言耶。儻如鍾
會之聞。聞見見。不大辜所望乎。惟願相與有
成。彼此不虛此意。燈下捉筆。老眼曠昏。諸容
再佈。不盡。

七

如琢。昨日來。覽來書。知尊公日下。福履綏成。

為喜。踰七之父。一日康寧。即小子一日之慶
未易得也。完翁傳鎮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
教書。此是鎮公詳慎處。不佞即將履歷草上
一冊。教書不便送看。已謄黃奉閱。即日發還。
令日本人書上。此間更無他人。惟賢契明於
義理。為能番譯。一併奉上。祈即為譯出。致之
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
有體局。造次誕妄。自有識者。又不肯與事實
徒構虛辭。於文何取。未必不取鎮公之笑也。

鎮公大雅允爽。豈可下且小儒淫哇之奏。消之
 他日書得其詳。為構下合作。使人與文俱垂
 不朽。不亦佳乎。陳太丘云。文為世範。行為下
 則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韓文公泰山北
 斗之望。祇且大顛諸書。稍欠謹慎。至今為學
 士大夫。口實并其大者。失之。沉萬萬不及文
 公者乎。不佞居身本自淡泊。居心本自寧靜。
 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槩不佞已。不能憶矣。
 自弱冠且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已拱。下

且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
 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
 不回。鼎鑊猶有耳。完翁獨不聞之乎。今年交
 趾及福建。船來各船主尚縷縷向完翁稱述
 完翁親向予言。豈一旦遂忘之乎。既已聞之。
 猶欲造次苟且。是弗之思也。是故為之也。謂
 之相愛可乎。何乃多為蛇足。且亂人意。數日
 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
 容面時。詳細斟酌。且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

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所曰迫之者不知何心。滾衣之制性理中圖不足憑容託裁工覓取然此尚屬可緩之事。誦堯言行堯行為較急耳。祈致之。

八

接來書。貴國國相及諸大夫賢賢之誠可見。貴國未嘗不敬書。特前此未有真能讀書之人。於何而致其敬。謂貴國重武不愛讀書者。

妄也。若使賢契讀書修德。內曰顯父母之榮。上曰酬君相之志。豈非大丈夫事哉。六朝非竟不讀書。特當時沿為綺靡之習。傷其本業。韓文公能悅聖賢之道。遂謂文起八代之衰。功侔神禹。況賢契於蠶叢榛莽之中。翦除木道異時功成。當更在昌黎之上。惟祈加意勉旃。率先同志。曰倡明之。諸再悉。

九

讀來翰。賢契之情遠而益親。久而愈摯。無一

字不流於肺腑。繇此推之。在子必孝。在臣必忠。其禮其誼。近來薄俗。自不能有。庶幾求之古人。即古人中亦惟英賢之士能之。其他亦必不能也。惟望自強不息。傳為後世美譚。則彼此有光。若使他人。曰為口實。則彼此均媿矣。勉之。勉之。南京話一本錄上。多閩語不佳。希令衆徒別錄。不佞暇時當增刪之。喪祭禮。竢移居後詳定。呂後來書恐有遲延。沈閣書尾須書月日。書面用子美秋興詩編一字號。

呂僊查考不盡。

十

性理大全一本。及文公家禮一本。七月望間看定。因如珠三四日前遠行。無人郵致。若託他人。恐致浮沈。七月廿九日得朝字號書來。索此部方知有同心也。其中差字甚多。不能盡改。後有佳者。別覓一部看定。為妙。中間批駁處。但可賢契自知之。或不堪與人言也。不佞於言行之間。但知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行

而不言者有之矣。未有能言而不能行者也。然止於此而已。賢契乃稱之爲聖賢。又曰自然合道。皆非不佞之所能當也。至謂一兩輩聞風奮發。則不佞與賢契中分其功。吾輩或無媿於聖人之徒。與前兩月餘。病亟火炎。看書一二板。則喘逆咯嗽。耳鳴腦烘。目眩。遲久再看。則又復然。凡書皆不能著眼。不能思索。非厭見所有之書也。若厭見所有之書。又將何物購求他書乎。或者不佞怔忡恍惚。一時

落筆偶誤。不然。則傳說者之訛也。鎮公交禮事。玄庵歸兩言。而決不佞。竟亦不舉。新鎮公尚未奉候。當俟其便。熟計之。玄庵之說。理甚悠長。不佞深服其明爽也。賢契於不佞事。事倦切。最稱知愛。江戶已稔聞賢契半俸之說。諸大老擊節歎羨。謂吾國乃有如此好人。若聞此等周摯之情。其歎羨更何如矣。

十一

自寓中裝治門檻之後。於今兩月矣。如珠回

崎於今一月餘五日矣。日夕茫茫。如在夢中。即如年之臥室。欲掃除而糊理之。亦自無一日之暇。即有半日空閒。亦自心中厭煩。不耐舉手矣。嘗憶初夏時語賢契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今半年矣。兩月病後。閒務較多。匆匆酬應。猶尚獲戾於人。可見受人牽掣。不獨不許高尚。即使患病。亦復不許。因誦西子之句。年年紵蕭。爲他人作嫁衣裳。夜夜辟蠶。常向鄰家借燈火。夫借燈紡績。勤至矣。

貧窶亦甚矣。他人嫁衣。總來於己。無與西子絕世之姿。顛倒如此。不佞於他人之事。攢眉召應之。於賢契之務。來則束之高閣。謂之情則非情。謂之理則非理。非情非理。謂不佞胸中有涇渭乎。昨午接來書。具悉雅意。但不佞食之。有媿爾。東行之事。非不佞之意。前月廿六日。鎮公所促一稿。在如琢處。自當寄覽。前答他國佛者云。不肖本爲避難。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目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

難回之勢。若曰僕之荒陋而冀倡明絕學。是猶曰素朽之索繫萬鈞之石。懸於不測之濶。豈有其不隕而墜之理乎。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尚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夷猶滿志乎。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極妙處。固是精細工夫。不佞舉極難極重事。一槩都說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來。但乎膚淺庸陋。先儒之言。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旨也。不如此

不足曰立名。然聖狂分於毫釐。未免使人懼不佞之言。人皆可曰爲堯舜之意也。有爲者亦若是。或可使初學庶幾焉。而不佞絕無好名之心。此其所異也。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曰逆折之。使智者詆爲芻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則聖人之道。必絕於世矣。此豈引掖之意乎。賢契尚須於此體認。擇其優者而從事焉。

十二

今月接兩書。惓惓。不佞資用之絕。為憂。轉託令親友為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日夕留神。故至於此。今不佞未至。置之。即或置之。尚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轉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做老旦暮間到。崎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直可至九十月。俟新米出。償之。若明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不佞當籌計所存之數。必不使稍盈溢。為煩也。又惓惓。不佞寓止。

矮少為憂。此逆旅居貧之常。何足為慮。不佞於重門高堂。居之。而無媿色。華門斗室。安焉。而無戚容。此素所蓄積然矣。徜徉於藝圃。肆志於仁宅。則不佞之華廈名園也。醉飽賢聖之旨。咀嚼道德之腴。則不佞之駝峰豹胎也。洒然會心。風生兩腋。又何溽暑足為害。他日但當設一法。遠驅蚊子。使不自遠。吟喝而來。今按遠疑。擾人聽聞。啄人臙膚。則善矣。今未暇也。灌園之舉。須江戶事成之後。請之為可。

此貴友明見極審。鄙人徒以賢契僕僕為煩。故欲速成。終於道理為礙。不得不俟之。賢契勤學競陰。早晚經史。獎率諸生。均有進益。聞之極喜。所聞各條。載之集中。無有不可。俟秋爽。當改作序文寄去也。一言之間。遲之年餘。可見文情不可遏抑如此。諸後盡。

十三

柳川人至。詢知賢契居室已成。甚喜。今復接來翰。得衰衣而喜。此衣聊具其製耳。彼時鎮

公催船甚迫。而縫衣者甚忙。況麻布非是。不佞不能與之商酌。存其是而矯其非。明朝衰衣之制。有袂而無祛。無所謂縫合一尺二寸者。下亦無裳。蓋內有麻衣。如衰襲之有麻衣之祛。故衰不為祛。麻衣長與身齊。故不為裳。後濶中裁與摺共一尺六寸。更為布一片。長一尺八寸。綴於領下。名為負版。今所做者無此。失其制矣。麻衣近有來者。亦能為惟濶衣幅巾。能為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俟前工到。

方可爲之。須少寬半年。梁冠不佞亦能爲。當備料製奉。棺製木土甚忙。前託如琢。覓極軟板。不佞自作。今柳川有一人至。伺其間。浼彼爲之。而不佞裁削其間。但馬蹄筍入牝。自固不煩釘漆。而不可開。兩和中鼓。而上下磬。惟良工能作。而不佞不能也。餘再悉。

十四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爲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

國家第一義。如何可。曰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亡。則知聖教之所。曰興矣。至云賢契省諸費。欲少益於不佞。世寧有此理乎。賢契雖加意無已。亦不得越於禮義而行。爲他人所非笑。反非所。曰益不佞。且

不佞近日頗有起色。即使借債多。不過百金。亦爲易了。近作極好極進。甚喜。靜坐澄心。亦不必改。亦不當用佛氏本來面目語。豫章延平。亦不必如此顧忌也。冗甚不多及。

十五

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切。呂不佞之貧困。爲憂。不佞故遍。呂示入。使知賢契之盛美耳。如此。脫摯。在人子。則爲孝子。在人臣。則爲忠臣。何況區區。師弟子之間哉。甚則舉賢契家。

用稱貸之數。屑屑計筭。呂慰我心。真是嬌美。於古來賢人。然而賢契實過矣。不佞之爲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爲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爲。亦不如此矣。不佞之所爲。豈必皆是。亦有過差之處。即不跨大步。然亦跨一著遠步矣。然不佞之意。惟賢契能明之。今年雖借銀柒捌拾金。亦自易處。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家中現在之物。其可呂斥賣者。可得陸

百錢賤售亦可得五百錢。明秋王民則林德庵二兄若至通移壹貳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佞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呂粟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辱賢契。賢契自奉極其儉節而曰供不佞奢華之用。不佞尚有人心乎。曰無人心者而爲之師亦甚失人矣。此語豈宜聞之於他人。萬萬不可也。前意欲少暇詳細作一書。遲之月餘不可得。又復草草如此。且事多不能盡。可笑可笑。來稿奉璧希炤收。

十六

賢契之於不佞竭誠盡慎人情所難不獨貴國即中國亦難比倫。即求之古人之中亦不數數見。何尚有得罪之事。但士君子不可無此心耳。若自曰爲足嫌隙即於此生。小人乘間即於此入。固知此念之爲佳也。孔子爲聖

之時解者曰。時當清則清。任和亦然。愚謂未必然。所謂時者。如春夏秋冬生成肅殺咸備。豈有不知軍旅之理。但靈公之時。佞幸專朝。直臣屏去。牝雞蔽於哲婦。艾豸忍於逐子。衛之不亡者幸矣。幸而遇夫子。當呂國之大者。急者咨之。舉之。卿相之位。任之。鈞衡之重。則富之。教之。立可有成。今乃舍其大且急者。而問陳焉。是猶遇干霄蔽日之木。不曰柱國而削曰爲杖。是豈謂之知務哉。故孔子不對。

而曰未之學也。若果孔子不知兵。何曰子之所慎。齊戰疾乎。兵法論并上。廿日移寓。寓後荒涼。復須謹盜。事事須不佞。督率無一人可代者。冗冗多率畧耳。諸事冗甚。不能悉。

十七

來文貳本。并前年所寄參軸。一槩批閱。已竟奉。上來教真切。故不敢泛泛虛譽。然過於直筆。俱非近世所宜。幸有呂亮之。大凡作文。須根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

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
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譬如貧兒開筵。不
少器具。便少醢醬。如何得稱意。而性靈尤是
作文之主。老弟性質醇美。見解卓越。固是名
手。而得之於貴國。未知學問之鄉。真開創大
英雄。但時有純駁。則善人未入室。理之常也。
非筆舌可盡。須面割始明。諸詩未見大方。然
近日之詩。非理學所急。即夫推敲工緻。不過
炫世靡文。尚祈加意精研。理性。目爲一超世。

奇男子。望切望切。不肖在舟既久。到此多病。
頭目眩暈。足浮氣虛。加目心緒未寧。當事又
復促行。序文未得構上。少暇當爲之。先附上
五本軸。乞炤收。餘竢再言。不盡。

十八

前書倉卒。未罄所懷。次日復得手書。謹再條
答。不佞年踰六十。平生不敢傲妄。至於知己
兩字。他人目爲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
久。兩老師如少宰朱聞老。大宗伯吳霞老。骨

肉之愛最真最切。不佞亦未嘗用此。惟少司馬全節完勳王先生足目當之。今得賢契而再矣。如武林張書紳庶幾近之。而未可以必。故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威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其餘比比。皆知敬愛。或者稱許過當。總未能相知。不佞於二字之嚴如此。來札云。不佞非能言不能行者。此

賢契極有眼力處。不佞生平無有言而不能行者。無有行而不如其言者。至若文章合道行誼合天。此是子思孟子一流人。伊川先生目下或多媿焉。不佞豈敢當之。今賢契懇懇求不佞之為人。不佞敢自評。不佞之為人。也。心為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學又次之。而書法為下。不佞之心。堯舜禹稷契皋陶暨伯益之心也。而無其他。方齷而先大夫即世。未聞君子之大道。立身行己。與人之要。俱從暗

中摸索。故德次之。事不足。且及遠。功不足。且長世。故行又次之。三者同條共貫。而爲之區別者。時與遇之故也。學與文者。僅僅呶呶塗抹而已。豈能望見古人。書法無師承。無功力。抑又不足言矣。勉旃勉旃。共明斯學。於賢契。有厚望焉。不佞一息尚存。亦未肯少懈也。賢契既好聖賢之學。自然能知能行。未能知。未能行。非所患也。況今日。所行種種。皆是能事。但貴引而伸之。他日聖賢真種子。崛起

當在貴國。毋多讓也。所答子房贊中。雖若二字。因漢高有三者。皆人傑語。故子房爲百世所推。不佞獨心不滿於張良趙普。而前此有阮籍。深貶之極。得予心。故用。雖若二字。少揚之。隨即痛下貶辭也。左傳用杜林合註。解極得合。胡傳更妙。杜襄陽一生精力。獨在左傳。或者遠勝孔氏疏耳。屏貳幅書上。諸再罄。

十九

狂瀾莫砥之時。有能屹然自立。便足爲中流。

之。桂。貴國惑於邪教。舉世不能自拔。忽有以
聖人之道葬其親。而不曰邪教。誣其親者。便
當為之執鞭。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此亦
庶幾素冠素鞵之意。若必曰。紘兄徐徐律之
獨不聞。西歸者懷之好音乎。但其中文飾之
辭多。惻怛之真少。是其所偏耳。其有大錯處
則議之。至於治棺治壙。作灰隔。絕然不知其
於家禮亦何影響。未嘗真有所得也。前聞久
留米礪部。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

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
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
葬禮。如此則貴國非盡曰邪教。陷其親。特人
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為
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來字所駁。問
者。事事切當。前文又剴爽精當。得之甚喜。足
見賢契近學之大進。作棺圖全式。及分合之
式。俱畫成奉覽。其中有不明者。不妨往復。此
大事也。貴國板佳。而價廉。聞京中每五塊不

過拾兩。與中國大相懸絕矣。禮雖不豫。內事
然親年七十。當且時製。若一促求之。豈能有
及。特懼所見不一。不能如人子之懷耳。若賢
契得行其志。則治棺治壙。葬祭之禮。家禮之
意。斬衰齊衰之製。尚當細講。但慮相去遠。有
事不能面罄。甚為悵快。不一。

二十

賢契之號。知者甚多。必不可更。若使賢契之
名。不更。是不佞且不肖之心。相與也。異時兩

人均受其罪。均不得為全人。所關豈眇小哉。
若非貴國初有此空谷之音。繫於天下國家。
為甚重。不佞早已辭却之矣。晉時蘇峻之亂。
會誓重地。朝廷且王舒為之內史。舒且父名
會。力辭之。朝議且為會誓之會音貴。不當迴
避。舒且音異而字同。終於不拜。朝廷不得已。
改郡名為鄒。誓彼織兒。目不知書。安知大義。
彼又不樂聞。人有好事。必思所且。撞壞之。是
故信口胡柴而已。而善人君子。一時不察。則

必爲所欺。辛丑四月賢契欲改而不佞止之者。一則呂事未有定。二則呂守拙之名未佳。故不聽耳。至引李彥古爲笑。賢契亦常憶之耶。是冬賢契請改而僖父撓之。一誤遂三年。中懷日夕耿耿。是呂有前此之書。書到賢契毅然改易。誠爲快事。深感深感。省菴者前因曾姓而成。今名須得與省字關合。緣未聞貴國之音。多致數字。惟賢契掄其佳者用之。守約守仁守義守禮守道均爲曾子之事。若守

整與曾子未合。且不典雅。賢契頗有所考據否。今當詳定。毋容亟改也。賢契之學之行。遠近所推。前書一念之差。語大爲駭然。今來五事猶未貼切。不佞於賢契之來。一事無迂。一字無疑。惟此大費推敲耳。談論輕疾。乘喜失儀。習俗漸化。言涉非禮。必不至此。稍稍有之。亦自無妨。太德。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呂交歡。莊足呂成禮而已。可見君子無時不莊。而猶呂近人。

為念。不佞質性莊嚴。不能自化。每每以此為病。賢契豈可復蹈之。且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禮特言其大要爾。自朱子言之。儼然泥塑木雕。豈復可行於世。賢契人品已成。學識已裕。循循激造。雅俗相安。小有過差之處。且當隨事省改。一心不懈。自絕全之境。何得有百事俱非之理。若果有此。又不當於爾我之間諱言之也。習射非惡事。多至十數人。亦不得望望焉去之。獨不聞不如公榮者。不得與

飲酒乎。但須默有主張。自然不為所移。飲煙不能絕。只是欠剛毅。非為大害。心役於毀譽。誠哉鄉愿之學。必不可也。若使毀譽曰為美惡。是他人為我作主。我不得為一身之主矣。世有他人代我為聖為賢者乎。不必遠引。近日交趾人來。問彼大為傳誦。不佞在交時。豈無有毀之者。今日久而萬口同辭。自然可強也。自有其真也。不佞今者在此。猶之石交也。雖有一二讒人。必不能亂我之真。即今讒人

心術隱隱之中。已蚤有神明降之。鑒而奪之。力魄此。即天地間至公無私之道也。特彼羞慚。不肯直陳其造謀之罪。若彼能自首實。將來未必不可改行從善也。毀譽之來。但當自反於己。自反無缺。便屹然不動。孔子尚有無戾無郵之歌。子產有孰我與之謠。毀言何可拘也。諸容另聞。

二十一

代管之事。悉如來議。別無所嫌。惟一年求仕

進不得則歸鄉。此事大須斟酌。大明人求微名。尚有五年不得。十年不得者。今貴國仕進。則得祿。得祿則終身宜之。尚可延於後世。而欲取必於一年。何仕進如此之易也。繇此推之。則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則亦少不更事矣。果能一年而壯進。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即有如此之才。亦不敢出如此之言。此欲自藉其才力門地乎。抑藉不佞爲之階也。故曰少不更事也。若曰恐其後來萬一有不

事而持兩端之見則大不然。人有少年老成者。亦有老姦巨猾者。何可曰年論也。但當視其前日之所爲何如耳。前日之處心積慮。何如耳。若恐後來萬一有事。則舉天下之少年。無一人可保。此非賢者之口也。既已商之於十時。繇布二公。而又奪之於悠悠道路之口。若遇大事。孰肯出一言曰保舉人材也。內稱臣外稱客。無有不可。貴國風俗。客之降等者。與代管毫無所異。不佞何吝而不與之客。且

必不能向遠來外來之人。自號於人曰我客也。我客也。且不佞之病。好曰廉恥待人。故往往爲小人下流之所侮弄。彼若果能自好。雖代管亦自優禮。不必於此屑屑也。

與下川三省書

三月二十邊。汝親戚至道榮所。盛述貴國主待汝之恩。令汝卒業。云二三日內。即到本欲與彼同行。因渠別處公幹。不便使汝枉道隨行。故不及相携耳。聞此甚喜。此是汝莫大之

幸。後劉宣義復持汝手書來。并所寄玄負書。自此逐日懸懸望汝。何至今又二十許日。不見消息。此是何意。故或汝身體寡薄。有疾病耶。不然汝本宜早來。又有貴國主殿限。汝何敢違玩。若因欲備衣裝。遲遲其來。則汝無志之人。貪其小物。喪其大業。甚非我所自愛汝之心也。人之一生。十五六歲之時。有幾年。一年之中。有幾箇。兩春光。貴國主如天之恩。有幾次。遭際。汝不思於此千載難遇之時。發憤。

曰報主恩。乃志得意滿。驕矜鄉里。悠悠池池。汝尚復有人心耶。江戶水戶上公。及諸閣老之書。皆到。通事日逐在此。催促。若使一旦啓行。汝前後不及。汝自置汝身於何地也。思之。思之。即使汝有疾病。及今五十日。竟不遣一人。通一信耶。汝尚可謂有知覺否。書到。須臾夜促。裝前來。毋容再遲時刻也。汝丁母憂。本宜遣弔。因汝不報訃。故不便弔耳。前言汝想聞之矣。汝若不欲來我門下。亦不強汝。可即

遣前介來。將汝書箱取去。無爲使我久懸念也。汝尚有志於學。即使衣服不備。赤體而來。猶勝於滿身華麗也。曾子緼袍無表。原思懸鶉百結。蓋勝於子貢公西赤也。有志者自如此耳。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